

文藝叢刊甲集

小說叢攷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小說叢考卷上

小說傳奇考

小說起於宋仁宗時。按七脩類稿云。宋仁宗時。太平盛久。國家閒暇。日欲進一奇怪之說以娛之。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。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。如今古奇觀一書。卽其例也。今之小說。則紀載矣。傳奇者。裴鋼著小說多奇異。可以傳示。故號傳奇。而今之傳奇。則曲本矣。

張平子兩京賦云。稗官小說。肇自虞初。似小說於宋前久已有之。不知平子所云。乃指說部而言。非指此文不雅馴之小說。此種小說。實始於宋。

開闢演義考

演義謂盤古開闢天地。布置日月星辰。其說本之佛經。按大集經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。言賢劫初有一天子。名大三摩多。其夫人與驢交而生人。委棄坑廁。有羅刹婦收之。及至長成。身體端正。福德莊嚴。惟屑尙屬驢體。故號佉驢蝨吒大仙。佉

驢虱吒者。以漢言譯之。卽驢脣也。驢脣大仙學於聖法。然日夜翹起一脚。經六萬餘年不下。天見大仙受如是苦。時諸梵衆及帝釋天。并餘上方欲色界等和合。悉來禮拜。問大仙聖人。欲求何等。驢脣言。我念前過去劫中。虛空有列宿日月五星。晝夜運行。此賢劫中。尙無是事。汝等憐我。願說日月星辰法用。置立安施。如我願。諸天聞之。皆極歡喜。於是二十八宿及日月星辰。皆次第安置。據此則日月星辰。乃驢脣仙人之所爲也。演義家敷衍此事。而乃以屬之盤古。今泰西又屬之天主。同一荒邈無稽。識者可置之一笑已耳。然余嘗考諸他書。以盤古爲開天闢地之人。頗亦有本。按徐整三五曆紀云。天地混沌如雞子。盤古生其中。萬八千歲。天地開闢。陽清者爲天。陰濁者爲地。盤古在其中。一日九變。神於天。聖於地。天每日高一丈。地每日厚一丈。盤古每日長一丈。如此萬八千歲。天至極高。地至極深。盤古極長。語極荒誕。演義因之。遂有右手持斧。左手秉鑿。開闢天地。位置日月之事。要而言之。盤古者。極古之謂也。我中國最初之帝。不知爲誰。故稱之爲盤古耳。然

廣州始興縣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。凌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爲盤古之墓其說曰。鼻之爲言始也。胎生之初必先有鼻。而後支體乃具。故鼻字可作始字解。盤古始爲天子。故追尊之也。盤古粵產。兩廣盤姓皆其苗裔。雄州鄉落多盤古倉。會昌有盤古山。湘鄉有盤古堡。零都有盤古祠。荊州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日。始興原屬荊州。且古皇帝墓半在南方。炎帝陵在酃邑。虞舜陵在九陵。皆距不遠。至廣陵有盤古冢。昔人謂其非眞。則安知鼻天子陵非盤古眞墓歟。是盤古粵人爲中國最初之天子者也。

女媧氏鍊石補天之說。出於列子。列子有云。共工氏與顓頊爭帝。怒觸不周之山。折天柱。絕地維。故天傾西北。日月星辰就焉。地不滿東南。百川水潦歸焉。又云。天地亦有不足。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闕。此係列子之寓言。而演義所說卽本乎此。

余考各書之言女媧者。紛紛不一。列子註以女媧爲古天子。三墳以爲伏羲之后。

唐盧仝詩則以爲伏羲婦。風俗通以爲伏羲妹。而在路史則稱皇母。易繫疏引世紀。稱爲女皇。外紀稱爲女帝。淮南覽冥註稱爲陰帝。須彌四城經稱爲寶吉祥菩薩。唐人諂媚武氏。遂有吉羊御宇之語。又論衡引董仲舒之言曰。久雨不霽。則攻社。祭女媧。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。是自漢以來。均以女媧爲女。而實卽媧皇氏。蓋男也。以媧字偏旁有女。遂誤爲女主。清金檜門宗伯奉命祭古帝陵。歸奏女媧聖皇陵殿乃塑女像。村婦咸往祈祀。殊駭聽聞。請有司更正。奉旨照所請頒行。是有識者莫不知其爲男。而世俗猶以爲女者。實爲以上諸書所誤也。此書於黃帝以前。大率宗路史者多。黃帝以後。略隨史鑑敷衍。不足觀也。

封神傳考

武王伐殷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。未嘗有許多戰事也。而世俗所傳封神傳一書。乃費無數戰爭。一切仙佛。皆來助戰。其說實根本於武成一篇。書經中之武成。於周季已非真本。故孟子曰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我於武成。取二三策而已。經東晉人

改竄之後。其書更不足憑。中有句云。維爾有神。尙克相予以濟兆民。試思武王大聖。而欲求助於鬼神。有是理乎。封神傳附會其說。遂有一切仙佛皆來助戰云。傳中凡釋道兩教。皆助岐周。而維闡教則助殷。及其旣也。凡入闡教中者。皆爲釋道二教所殺。是亦有本。考周書克殷篇。武王遂攻四方。凡憖國九十有九國。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。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。魔與人分別言之。作傳者遂於釋道之外。又設一闡教名目。闡教者。卽由魔字中生發者也。故其中以魔家四將爲最神勇。（魔禮青魔禮紅魔禮海魔禮壽）

太公封神之說。相傳已久。史記封禪書載始皇東遊海上。祀名山大川及八神。八神自古已有。或云太公以來始作之。此封神之說所由來也。太公金匱云。武王伐紂。都洛邑之明年。天氣陰寒。雨雪十餘日。甲子平旦。雪深丈餘。五丈夫乘車從兩騎。來謁王門。行無蹤跡。武王怪而問之。太公曰。此四海之神。祝融勾芒顓頊蓐收。及河伯雨師風伯耳。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。五神皆驚。武王問神曰。天陰遠來。何

以教朕。皆曰。天已伐殷立周。謹來受命。此亦太公封神之一證也。

姜太公射死趙公明事。亦有所本。特所射者爲丁侯。非趙公明耳。考太公金匱云。武王伐紂。丁侯不朝。尙父乃畫丁侯於策。三旬射之。丁侯病大劇。卜者占西侯爲祟。丁侯恐懼。乃遣使者至周謝罪。請舉國爲臣虜。太公乃以甲乙日拔其項箭。丙丁日拔其目箭。戊己日拔其腹箭。庚辛日拔其股箭。壬癸日拔其足箭。丁侯病愈。四夷聞之。皆懼。各以其職來貢。趙公明事卽本於此。惟丁侯受射未死。而公明則竟射死。爲稍異耳。

俗傳太公八十遇文王。然考諸書記太公之年歲。各有不同。而無言八十者。宋玉楚詞曰。太公九十。乃顯榮兮。仍未遇其匡合。漢書東方朔曰。太公體德行仁。年七十二。乃設用於文武。要之太公仕周年已及耄。但或言九十。或言七十二。不知以誰言爲是耳。

太公之名稱最多。諸書所載。各有不同。孟子曰。若太公望。是太公名望也。史記齊

世家云。呂尙者。東海上人。其先祖於虞舜時爲四岳。佐禹平水土有功。封於呂。姓姜氏。從其封姓。故曰呂尙也。索隱引譙周之言曰。姓姜名牙。炎帝之裔。伯夷（此係虞舜時之伯夷。非與太公同時之伯夷也。）之後。是又名牙也。路史炎帝紀云。呂渭字子牙。是又名渭也。太平御覽鱗介部引符子之言曰。太公涓釣於隱溪。是又名涓也。一人五名。將何適從。余以爲惟牙是其眞名。尙者乃其官名。因爾時武王尊之爲師尙父。衆口隨之。遂稱呂尙。渭則以其所釣之處而得名。涓則又渭字之訛。若所謂太公望。則又其別號也。通鑑言西伯出獵。遇尙於渭水之陽。時年已七十餘。與語大悅。曰。自吾先君太公曰。當有聖人適周。子眞是耶。吾太公望之久矣。遂號之曰太公望。然則名稱雖多。而實惟子牙。乃其眞名也。

傳言文王九十九子。最後得一雷震子。遂足百數。此說本之毛詩。詩云。太姒嗣徽音。則百斯男。蓋善頌善禱之辭耳。作者因之。遂有百男之說。考陶潛羣輔錄言太姒十子。伯邑考。武王發。管叔鮮。周公旦。蔡叔度。曹叔振鐸。霍叔武。邴叔處。康叔封。

聘季載。一母十男。亦云多矣。邨叔處或作毛叔聞。

文王世子伯邑考爲紂所烹。說亦有本。史記管蔡世家。但云伯邑考旣已前卒。顧亦未言其所以卒之故也。殷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。紂囚文王。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。質於殷。爲紂御。紂烹以爲羹。賜文王曰。聖人當不食其子羹。文王得而食之。紂曰。誰謂西伯聖者。食其子羹。尙不知也。是伯邑考見烹之事。乃真有之。非小說妄言也。然載伯邑考亦有異同處。蓋史記謂之前卒。似已先文王武王而死矣。乃禮記檀弓篇云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。鄭註曰。權也。正義曰。文王在殷之世。殷禮立君。兄終弟及。今伯邑考尙在而立武王。故云權也。據此又似文王之崩。伯邑考尙未死也。

妲己見尙書牧誓篇。史記殷本紀。經史明文。彰彰可考也。晉語云。殷辛伐有蘇。有蘇氏以妲己女焉。韋註曰。有蘇己姓之國。妲己其女也。史記索隱亦云。姓己名妲。而袁子才小說。乃云妲者婦官之號。己者以十干爲次第。爲蘇氏第六女。真無稽。

之言矣。

演義以妲己爲九尾狐精。亦有所本。古今事物考。謂商妲己狐精也。或云雉精。猶未變足。以帛裹之。宮中效焉。是後世纏足之作俑者。乃妲己也。考竹書紀年云。帝辛九祀（殷禮稱年爲祀）。伐有蘇。獲妲己以歸。通鑑則云八祀。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。紂二年納妲己。未知究在何年入宮。未敢臆斷。

妲己之死。諸書亦有異同。藝文類聚及御覽等書。引帝王世紀曰。周公爲司徒。使以黃鉞斬紂頭。懸於太白之旗。召公爲司空。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頭。懸於小白之旗。是殺妲己者召公也。古今註云。武王以黃鉞斬紂。故王者以爲戒。太公以元鉞斬妲己。故婦人以爲戒。則殺妲己者又太公也。

演義謂妲己有同類姊妹三人。事亦有本。周書克殷篇云。王適二女之所。二女旣縊。王又射之。矢三發。乃擊之以輕呂。斬之以元鉞。孔晁註云。二女。妲己及嬖妾也。史記亦云。王至二女所。二女皆經自殺。則妲己之外。尙有一人也。帝王世紀云。紂

自燔於宣室而死。二嬖妾與姐已亦自殺。則姐已之外。更有二人也。演義謂有姊妹三人者。蓋卽本此。但以爲雉精者。則卽由古今事物考以附會者耳。

傳中仙佛。大半有書可證。如元始天尊爲道教之祖。見隋書經籍志。廣成子爲古仙人。見莊子在宥篇。赤松子見史記留侯世家。赤精子見漢書李尋傳。九天玄女見史記黃帝本紀。唐書經籍志有黃帝問玄女兵法書三卷。云玄女撰。元史輿服志有東南西北天王旗。右手執戟。左手捧塔。是托塔天王。亦有所本。特不知其何姓名耳。哪吒見於夷堅志。按夷堅志程法師一條云。法師見黑物如鍾。從林間直出。知爲石精。遂持哪吒火毬呪。俄見火毬從己身出。與黑塊相擊。然則傳載哪吒於乾元山與石母娘娘鬪法一段。亦有所本。所謂風火輪者。蓋卽由火毬二字化出者也。

列國志考

列國係雜採衆書而成。無一虛造之事。大率以左傳史記爲底本。而又採國語國

策管晏諸子吳越春秋等書以補之。故欲逐事考證。不勝其繁。茲特就其他書之與左史有異同者。或事出怪誕。指明來歷。以破積疑。亦讀書之一助也。

首回龍燦成孕一事。及宣王時謠。壓弧箕服云云。均見國語。

杜伯爲厲見墨子。墨子云。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。宣王田於圃。杜伯執弓矢以射宣王。宣王伏弓衣而死。事雖怪誕。然亦均有來歷。不盡誣也。左儒從死事。見劉向說苑。

秦文公夢見黃蛇。遂作酈時事。見司馬遷秦本紀。陳寶事亦見秦本紀。然考廖文英正字通。與陳寶同見之。豕名。糝面述。非名。蝟也。大約糝面二字。誤讀爲蝟耳。又三秦記云。陳倉山上有石雞。卽陳寶所化。與山雞不別。趙高燒山。山雞飛去。獨石雞不去。晨鳴山頭。聲聞三十里。或云玉雞。其雄者飛至南陽。爲後漢光武中興之兆。見干寶搜神記。伐南山大梓事。亦見秦本紀。

鄭莊公寤生。按左傳杜註。謂寤寐而生。然天下豈有胎將墜地。而其母睡猶未覺。

者耶。風俗通謂兒生而雙眼不開者。謂之寤生。則解者當引此說爲長。

鄭子都射死考叔事。見左傳。惟索命事則不詳。此殆作演義者故增益之。爲潁氏伸冤。閱者洩憤而已。

齊襄公見大豕事。見左傳。齊桓公見兪兒事。見管子。

隰朋掘蟻穴得水。管仲知老馬識途。均見韓子。

水有罔象。邱有峯。山有夔。野有方皇。澤有委蛇。語見莊子。演義謂桓公見委蛇。而皇子能言其狀。則事無可考。惟管子載仲既釋兪兒事。桓公立拜於馬前曰。仲父之聖。至若此乎。仲曰。臣聞聖人先知無形。今有形而知之。非聖也。演義或因此數語。爲增一先知無形之皇子。以見齊國人才之多耳。

秦穆公夢觀天帝事。具秦本紀。西京賦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覲之。卽指此也。

息夫人事。本之左傳。然劉向列女傳云。楚伐息。虜其君。使守門。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。王適出遊。夫人乘隙出。見息君曰。人生要一死而已。何至自苦。妾無須臾

而忘君也。終不以身二。燕生離於地上。豈如死歸於地下哉。乃作歌曰。穀則異室。死則同穴。謂予不信。有如皦日。息君止之。夫人不聽。遂自殺。息君亦自殺。同日俱死。楚王賢其節。以諸侯之禮合葬之。是息嬀實一節婦。與演義所載大異。或曰左傳失之。誣。殆以此歟。今桃花夫人廟在漢口大別山。清乾隆五十八年。岳州別駕瞿蒼農重修宮寢。肖夫人像。屬其友金匱徐嵩撰碑。其詞曰。懿歟夫人。靈淑且幽。耀采雄楚。篤生衰周。孤根毓芳。麗質守素。眉攢沙月。衣暗巖霧。獨立南國。胡然而天。蜉蝣溷濁。鸞鶴翩翻。南有喬木。不可休息。桃之夭夭。有賁其實。夕陽一片。東風五更。長林峯亂。古洞潮生。華開小春。廟對大別。伐石鐫辭。江水勿齧。作碑者尙爲左氏所誤。故其中不無微辭。

管中妾媵。能解寧戚所歌之詩。亦見列女傳。惟晏蛾兒事則無可考。

介之推事。左史俱載。其死爲三月五日。見歲時記。又鄴中記云。并州俗爲介之推斷火。冷食三月。作乾粥。今之糗是也。(吳語謂之攤粉)後漢周舉遷并州刺史。以

有舉火之禁。有傷民命。乃移書子推廟云。寒食一月。老小不堪。今定三日卽止。見後漢書周舉傳。魏武帝（曹操）明罰令云。子胥沉江。未有絕水之事。令并人不得寒食。犯者家長半歲刑。見魏書。寒食之風。由是遞減。至今幾絕矣。或云介推姓王名光。見方氏通雅。

秦弄玉蕭史事。見列仙傳。惟自云太華山主。及此曲爲華山吟第一弄。則皆點綴之詞耳。

晉屠岸賈事。左傳不載。而在史記則甚詳。演義宗史記而不宗左傳。蓋左氏與史記載趙朔妻事。貞淫各別。初趙衰先娶叔隗。生盾。又娶晉文公女。生原。同屏括樓嬰。（原屏樓食采邑。同括嬰其名也。嬰卽嬰齊。）左氏載嬰齊通盾子趙朔之妻。（卽成公之姊。）同括怒逐嬰齊。趙朔妻誣奏景公。使殺同括。並無屠岸賈害趙氏事。是趙朔妻一淫婦也。史記趙世家則不然。言趙氏爲屠氏所害。趙朔妻能撫其子武脫於患難。卒報大仇。一才德兼全之節婦也。今劇場所演之八義圖一劇。卽

由此出。八義者。刺客鉏臯。車右提彌明。翳桑餓人靈輒。門客程嬰。公孫杵臼。實僅五義耳。其三人蓋劇中增益之也。然史記晉世家則又以靈輒爲卽示眯明。爲靈公之宰夫。示眯明與提彌明音相似。不知是一人是二人。姑存疑以俟博學君子。趙武復仇。卽在晉景公末年。而演義謂在悼公時者誤也。

齊蕭同笑客事。在左傳僅言郤子登。婦人笑於房。餘多不贅。演義所本。乃出穀梁傳。穀梁傳云。魯季孫行父禿。齊郤克跛。衛孫良夫眇。曹公子首僂。同聘於齊。齊使禿者御禿。跛者御跛。僂者御僂。眇者御眇。蕭同叔子登臺大笑。卽今劇場所演喜崇臺一齣。由此出也。

劇場所演海潮珠一劇。卽崔子弑君事。與演義所載大異。演義本之左傳。棠姜爲慶封用計斃之。而慶封至入吳後。始爲楚靈王所殺。今劇演崔子弑君後。復殺棠姜。慶封二人。此大誤也。且海潮珠三字亦無可考。華周杞梁隱侯重三人。戰死莒門。事見劉向說苑。

杞梁妻事。左史俱載。演義謂後世孟姜女事。卽由此附會而成。似也。唐釋貫休禪月集。有杞妻一首云。秦之無道兮四海枯。築長城兮遮北胡。築城築土一萬里。杞梁貞婦啼烏烏。此誤杞梁爲秦時人矣。顧氏日知錄。謂其并左傳孟子兩書。均未讀過。便欲作紀事詩。誠可笑也。然杞梁姓杞。非姓范也。予謂孟姜女事之可附會者。不獨在杞梁一事。漢書匈奴傳。漢軍乘勝逐北。至范夫人城。應邵註曰。本漢將所築。此城將亡。其妻率餘衆完保之。因以爲名。然則范郎妻疑卽范夫人。乃夫死而完保其城。非夫死而一哭崩城。孟姜女事。實以杞梁之名。范夫人之姓。秦時之長城。三事牽合成之。故孟姜女之夫爲范杞梁也。然誤以傳誤。今又稱爲萬喜良矣。

周靈王太子晉卽王子喬。見列仙傳。傳云。晉好吹笙作鳳凰鳴。遊伊洛之間。遇道士浮邱公。接上嵩高山。三十餘年。一日遇桓良曰。告我家。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。至期往。則晉乘白鶴。舉手謝時人而去。